名公書判清明集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二

官吏門

澄汰

縣令老繆別委官暫權　胡石壁

縣令之職最為勞人自非材具優長智識明敏者鮮能勝任王知縣年齡已暮精力已衰而乃投身於繁劇之地其以不職得罪此郡也宜矣觀權府所判則其為人大畧已可槩見當職到任之初正藉同僚相與協濟而有令如此將何賴焉若遽去之又非尊老之意當[illegible]法特暫權管縣事兩月急更繆政疾戢

吏姦至知縣且乘居琴堂坐享廩祿弗煩營事惟適之安豈不美歟劉司法以俊才結知臺閣必能副舉舉之望仍申諸司併牒權府照會

汰去貪庸之官　　吳雨巖

害民莫如吏官之貪者不敢問吏且相與爲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於是吏姦縱橫百姓無所措手足當職入信州境若貪若庸具有所聞貪者更行審訪外今且以庸者言之元僚任一邑之長不能婉盡而判終日昏睡萬事不理至遞當職書語誤不可讀以此書擬何取其能贊貿明太守之政邑長

乃百里之繫命而上饒甫冗特甚惟吏言是用其擾民之事不止一端至於獄事泛濫追擾爲尤甚官廝則吏貪得行賕所以爲貪也此等皆當澄汰牒州且將二人對移丞簿尉擇其能絕盡能字良者與之對移庶幾郡綱紀邑政得以振舉只今行牒

贓汚狼籍責令尋醫　　胡石壁

監税以世禄入官本亦粗識趨向今其所爲悖繆贓汚狼籍至皆其妻有以致之也阿除久居中乱耳濡目染豈復有廉潔之行帷薄既不能修則簠簋寧復能飭邪執状趨庭詭訖長舌無

非路岐雜劇人口中言語、昔也聞而知之、今也見而知之矣、此等人若留在仕途、决無改過自新之日、即限兩日取尋醫狀申如違、徑上按章也、

諭禁 裕齋縣尉受詞

黄松係街市牙儈不良子弟、開置櫃坊、停着賭博、勢所必有、此等事雖本司近有榜文禁止、然犯到官府、然後施行、若發擿以示聰明、羅織以入憲網、仁者固不為也、縣尉以警邏為職、餘與令丞通行、尉豈得以專行也、黄儒謂賭博一事、與盜竊相關、自合白之長官、照條區處、固無自受狀、自追人之理、況弓手廳司告

詞本官受狀批判不經縣道自行胥聽追捉拷掠追呼通攝凡
博戲之小兒求食之婦賤悉行擒捉一網無遺既不解縣又不
申州當此暑途蹊都赶郭聚衆魚貫窟擬本司既欲掃穴犁庭著
又欲徑下尉司監贓語言狂妄乃有若病風喪心之爲者若本
司狥其說則州縣俱不必置而體統俱可廢矣松
賭中解本人又謂孫亞七枉萬二數喚以爲報讎之地棄於申
分燒三名拔本司尊人押下嚴州體究追章平旨江舉吳茂根對
要見着實限半月申施萬九雖認賭博自稱係在合江亭囊合
於黄松年相干杖一百先放孔遠係尉司弓手經本官下狀告

贓顯是倚恃聲勢生事害人決脊杖十七編管五百里潘先杖
六十其餘孫十七等一十一名當廳並放解事人四名各杖八
十縣尉合行對移且從黃松事見此根勘須待申奏然後施行
乞兩易分水縣尉限一日起發候結絶日別呈

知縣淫穢貪酷且與對移　陳漕增

當職叨恩將漕入境交印職在觀風肖俗為朝廷除姦貪穢酷
之吏自到崇安每日延見吏民接受詞訴且密察一道官吏以
求無負委寄領印之日即聞知縣淫穢貪酷之狀甚使人駭愕
尚以風聞未必得實及加詳審及到縣郭即追吏妓等究問不

待勘鞫、僉照其詞、謂知縣日日宴飲、必至達旦命妓淫狎、靡所不至、謂知縣不理民事、罕見吏民、凡有詞訴、吏先得金錢、後呈判、高下曲直、惟吏是從、他如醉後、必肆意施用酷罰、以為戲樂、又非理不法之事、有難載之紙筆者、照的知縣、早登科第、年事已及五十、曩因作縣、自干憲劾、到今豈不能少加懲艾、而淫穢貪酷、乃甚駭觀聽、當職領事之始、自合即行按劾、以修監司之職、載念知縣歷事已多、不應怙終如此、且與開自新之門、對移本縣主簿趙節推、暫攝縣事、李主簿考試歸日、却令修舉邑政、凡茲娼妓流品、皆知縣蠱心害政之媒、若不屏之他邑、欲端在目、

終難悛改將陳天翁羽琰詹娟梁娟帖寄籍崇安縣湯姚江顧吳
瑞陳瓊文帖寄籍浦城縣陳妙吳芳文徐盼彭英帖寄籍政和縣嚴
惜鄭素帖寄籍松溪縣並專人押發取縣交管候將來聖節赦放
建日申本司取回葉祐堂嗣不能輔正知縣反利其淫昏為
姦利之地各決脊杖十五編管五百里軍州施違元係配軍知
縣輒收著後委任使為奸利追上決脊杖十五押送原配所趙
行施進皆是知縣信任取受不一不欲窮究各勘杖一百勒罷
餘吏候對司有詞逐一追究施行仍榜市曹併牒本路諸司照
會若知縣對移之後尚恃惡不改即與奏劾

周給

送司法旅櫬還里

胡石壁

司法到官，未及踰年，遽至於斯，家貧子幼，道阻且長，世無巨卿，可以託死，營護歸葬，誰其任之，當職辱在同僚，固不敢禁脫驂之賻，然出殭之後，則吾未如之何也已。昔申屠子龍送同舍人伍子居之喪以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鞏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今司法旅櫬將自湘鄉登舟，醴陵、安陸二邑皆瀕處也，封傳護送，都運安撫大卿，必所樂為，備申運司，公行下湘鄉，與之雇舟，醴陵與之雇夫，凡其費用，皆所自備，不敢為兩縣之

擾特欲借官司之力以圖辦事之易耳王誠既為廳吏雖萬里之程亦當往送況千里而近乎如或半途而反定行決斷

項

項冐此字恐誤

給補下

項冐

冐立官戶以他人之祖為祖

古之為宮室者不斬丘木所以廣愛也李克義欲修祖廟而乃毀傷李克義祖墓之松栢寡卒其起爭也李克義本合勘杖一百且念其為名家之後特存善善及子孫之意罰贖蔣才諸劉文通輕信李克義之言輒操斧斤肆行剪伐雖曰有以使之然松栢從而為災烏得無罪各寄決小杖十二李克義以少卿踈遠之族而詐稱惠下子孫冐立戶名以欺罔官司憑依聲勢以

公

位

武斷鄉曲援之于法其罪已不可逃矣而其得罪於祖先則又有大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郭崇韜哭子儀之墓貽笑萬世狄武襄不肯冒認梁公爲祖民到于今稱之蓋祖先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定于有生之初而不易者也其爲人雖有窮達賢不肖之異而子孫之所以愛之敬之則一而已矣象之後不得舍象而祖舜管蔡之後不得舍管蔡而祖周公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亦各言其祖也今李克義舍自己之祖而以他人爲祖豈不以吾祖爲窮而慕他人之顯歟如此則是以子孫而鄙薄其祖先矣悖德悖禮罪

孰甚焉本合重行科斷以正風俗而厚人倫且近以因鬪毆遭杖青特免收坐所有索到官告非係大卿位者並給付李克綱收管僉廳點對發還帖押李克義下縣將所立少卿諱下改正

冒解官户索真本誥以憑結斷

李克義之非少卿嫡派其大畧已可槩見今以真本告命與真本墓誌未到不欲遽然結斷但李克義李克剛有事在官是非曲直只當聽候官司剖决而李克義乃敢聚凶徒鼓噪街市捕逐克剛直至縣庭而後止狠暴之氣既不得逞于克剛遂肆手劉七傷至流血痕跡俱存又至下廂體究復於廂官之前又與

其徒再將劉七毆打夫禁城之內太守在焉縣庭之內令君在焉此皆吏民之所俯伏而敬畏者也而李克義獨無忌憚如此則是不復知守令矣為部民而不知守令者則將何事不可為哉本合便行斷遣又恐其于李少卿萬一少有瓜葛亦不能無投鼠忌器之疑且從輕勘下杖一百長枷監同時下手打劉七仍帀曹令押五日併索李少卿真本誥命與真本墓誌為照對結斷

頂冒可見者三　吳雨巖

余執中事乃前政所斷茲因浙西憲司索案試將原案閱看則

余執中之罪，未論他事，只是預冒一節，黥配有餘。今索上蔡庫交收余執中二誥一綾紙，其初補進義校尉綾紙，乃淳祐七年空月給；其以進義轉承信誥，乃淳祐六年給。天下豈有轉官歲月在前，初補歲月在後之理？其預冒可見一也。又以承信轉保義誥，亦是淳祐七年給，乃與初補進義綾紙同一年，參錯顛倒，其預冒可見二也。又綾紙小字內余執中年五十歲饒州，凡九字；大字內余執中凡三字，皆是揩洗改填，印章淡洛，綾色紙動，其預冒可見三也。今詳西窗清到本人狀內不明言乞政(改)正，此預冒官職，而從言改正，又不知預冒被配，尚可改正作士人

否也。事不在本司，但西憲未知因依，有索人案之牒，案合即時發去，今豈可輕易泛追。若欲追詞人余執中，則被彼方避本司，如何必自己在司伺候。失告仍寄獄庫候，仍錄原案存照，牒報浙西提刑司。

鬻爵

鬻爵人犯罪不應給還原告

被詳獄州原申鄭河以祿正而私買乳香，又且低價收買，知情受贓，本州從杖罪編管，不可謂之幽斷。當時鄭河已立案引斷，決脊杖二十訖，申牘甚分曉，繼於漕臺處計置作免杖已前斷

改之心非有貲力何以得此犯私罪杖仍編置刑餘之人不可赴試取告何用况刑部初無改正之明判却脫過戶部徑欲給還原告是戶部亦被其欺罔也其本人或自請舉或自取官與之改正乃所以保全士類彼以一萬十七貫得一綾紙所犯罪配既以此末減失恐不應給還告繳申戶部乞與毁抹以絕覬望庶幾刑罰有章亦非小補備此書判申

進納補官有犯以凡人論　　方秋崖

既是曾仕官必知上下之分賓主之禮朝廷之法也一監税見州郡禮固有數乃敢大庭廣衆赳口肆罵入公門鞫躬如也固

如是，采劉監稅雖小官，然而袁州見任也，奉命守職，閱數般

而乃兩人露巾扭拽，以至州衙，殊駭聞聽。據諸僕所供，乃知是妄。

一進納七色補官，有犯以凡人論，而敢猖狂至於此乎。且其自

書曰承信郎，而諸僕以爲進武校尉，則是詐稱官呼矣。張指使

觀其酒如已醒，請來問。

免繳出身文字，斷僕訖，申曹司，併申部照會。

竊爵多財，士類所不齒。然既已從仕，便當循規守矩，乃猖狂

妄行，自同小輩。當職雖不肖，然袁州朝廷之一郡，入公門如不

容，而大聲疾呼，略無忌憚，是無州郡也。劉監稅奉州郡之命點

放船使有司之守也何物小吏敢毀其冠裂其衣通都大衢觀
瞻甚駭是無有司也朝廷爵級所以勵世磨鈍豈容妄自增加
校尉也而輒稱承信是無朝廷也無州郡可也無有司可乎無
有司可也無朝廷可乎本合繳出身文字申朝廷取指揮又念
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案後紙責還令其逐項交領其點
到客貨客船亦一併還之並取領附案兩僕命廳決二十　放當
職所以待之亦可謂極其寬恕矣然觀此輩必一小人道過洪
都安知其不妄有陳遡備具本末申漕司併申部照會

借補

郡吏借補權監稅受贓

范西堂

李俊明原係郡吏已經徒勒豈應入役輒就倉臺妄行叙復為不法又敢恃借補為承信攝監稅于縣家嵗起居出入視官府蔑以車蓋翳以徒隸而趨走其左右尊嚴若神人望而畏之凡有所取惟意之從商旅經過肆為荼毒東西行者皆所不免怨聲載道而郡不知內外相倚勢如駏蛩有欲陳訴無登天據興販往來之都會肆溪壑無厭之私欲含沙待吐被害良多雖關譏之設古所不免而壟斷之登此為獨甚近因當職經從熟知利害羅有司追上勘鞫且據供認一項已有贓七貫通

計前後不知其幾，合決脊杖十二，刺配一千里，監賍押發，仍索上文帖毀抹，免行抄籍。潭押赴紫八曹興宗郭通皆平日從其所

嗾者，亦皆有賍，各杖一百，耳後刺遞環。

權攜

貪酷

蔡久軒

黄權遵以本州人攝本州官，狠愎暴戾，霸一縣之權，知縣為之束手，積姦稔惡，百姓恨之切骨，甚至手擒驗受賍，恣為姦利。本司追請之日，百姓千百為群，爭以瓦礫攔轎，抛擲唾罵縣官，以本州之故，護出數十里之外，方始獲免。州之僉廳獨不聞之乎？當

職行部以案訴之者不知其幾狀計贓不知幾千百並送本州追究州之僉幕獨不見之乎今不照本司行下根勘却歷述黃權簿有黃堂侍郎大參別相公薦書冒欲詫見脅邪無故主掌此等人冒攝視民官上誤黃堂下害赤子事敗迹露嘗欲庇之耶一則曰死節二則曰死節死節之家固可念一縣之同胞獨不可念乎一則曰黃堂諸公二則曰黃堂諸公諸公亦曾教其如此貪酷乎牒州請照本司送下狀嚴行根究不可以當職為將去客而可忽也入鋤匣限兩日申

冒官借補權攝不法　　范西堂

賓之上林開今差葉承信權攝在官不法李孝忠等令詞以訟于州大守差都吏盧餘下縣追請孝忠等乘機抵巇操執縣權務求快意遂與盧餘同謀自擅開獄放去重囚一十二人推司陳俊獄級徐庚又因而從史至今六名未獲數項大辟無從圓結近到葉承信李孝忠盧餘陳俊徐庚送獄限勘各已供招然所謂葉承信者以詐偽得官初冒邕州招馬賞補守闕進勇副尉而實未嘗到橫山次冒鄭文代押馬賞轉進勇副尉而實未嘗到臨安宋提刑長憑藉鄉人給帖借補遂稱承信假此權攝尊務誅求民力梁夢龍等陳訴勘對據供招凡三十八項計三

百五十二貫又冒請俸給計七百二十六貫總一千七十八貫臯熙載喪婦被訪聞追上送獄當納錢銀七十貫雖得免罪而竟繫獄以喪其身殺越人于貨凡民罔不憝況爲百里之長乎准法諸詐冒蔭補者徒二年僞妄出官減二等又法諸因進納及陣亡換納補受不理選限將仕郎差權攝職事及被差者各以違制論又法諸詐欺官司以取財物贓五十疋命官將校奏裁餘配本城又法諸縣令關輒差寄居待闕官權攝并授差者並以違制論而因收受供給坐又法諸添差官違令兼權職事計所請俸給坐贓論又法諸攝州助教犯公罪流私罪徒追毀

補投文書，勑投者批毀申納，盧餘陳俊、徐席各決脊杖十五，配一千里；李孝忠決脊杖十二，編管五百里；葉嗣昌各徒三年，編管賀州監贓；候足日具申，借補文書毀抹入案部帖三紙，牒除批毀申納本部，仍申尚書省照會。

受贓　蔡久軒

虛賣鈔

程全、王選以縣吏同謀，擅創方印印賣虛鈔，作弊入己，勘鞫情犯昭然。其事雖起於前任張知縣，而李縣丞權縣日，用程全之計，輒于一日之內印錢二百石，所賣之錢，輒以撥充丞廳起造

為名節次支撥六百貫入宅庫監臨主守而自為盗焉亦怪無

三吏之公然均分無復忌憚也縣丞身為命官昧于法守尤可

驚嘆以本邑賢厚貴寓曾謂其明敏可任人材難得不欲玷其

素履姑免申奏帖本官今後嚴冰蘖之戒一新仕宦途轍以期

遠大程全計贓六十八疋決脊杖二十五配一千里王選計贓三

十三疋決脊杖十二編管一千里仍監贓

贓汚

何師説既為人攬納即是攬户安能免官司之追逮但黃權乃

敢令其凡丙二官者接受二銀盃二千楮之賂何物小子贓汚

狼籍入黑匣牒鄭通判四名赴司限一日違追廳吏仍牒州契
勘黃榷簿是何人何年到任以憑施行詞人責交生
覈
自收述檢因究實取乞
當職在江西時已聞扶友嵩扶如雷之名一時奪江州統領官
陶俊印以歸殘兩路破求新此人也往歲范西堂權帥嘗自發
其惡聞于朝拘于寨不知後來以何因緣冒濫令官又以何因
緣得此職宜其以前日賊心戕百姓此事特一件令交千四供
執已明豈容須所可抵拒述照勘寨催追未到人再判扶如雷
所犯情由照應其項年守官江右正直扶寇結約狂徒集衆技

揖震動兩路殘破縣邑其時官司狃於性習餌以官資賞擧
賂方得帖服自此盜張驕習江州視效無藏不撚捌扼脫及跡
緣恩易節湖湘恐干本路在任官員腳色籍中見有凶雜扶如
雷者依然正統部內巡檢職事猶以其未招民訴姑且容養及
交事後節節據人户有狀論其不法或訟其受人户白詞或訴
其縱寨兵刼奪然亦不過判下本州本縣就近追究尚異其少
悛元惡近據衡州州院勘到皮千四因爭水車輒開集人衆各
執器械殺死楊百二事係委扶巡檢究實却使寨兵候賀照擬
六會一千貫及將會三百貫與寨吏潭伸計囑因依本司行下

攸縣追到巡檢扶如雷及寨吏潭仲赴司供對次續據攸縣馮天麟陳宗等亦訴扶巡檢取乞方行詰問乃咆哮不伏公然放聲謂做官不如打劫自由及與官吏自快活之語尋院送根問後據州院勘到巡檢扶如雷本司照得貪吏贓汚世不能免乃若以盜賊而詐冒得官既冒官而復謀擾竊此其虎兕豺狼之性至死不改却非尋常貪贓之比在法諸領寨官為監臨受財十五疋者絞其命官將校奏裁今扶如雷所受贓數過五十疋死有餘罪又法諸詐假官者流二千里謂偽奏擬之類今扶如雷以賊渠魁不肯依招安受命妄以自備家財贖田兩官印欺

罔朝廷、冐受官資、正應上項條令、豈容輕貸、再契勘到本人父
扶友嵩猖獗之時、朝廷至遣統制王旻部兵馬三千、前來討捕
賊、罔一戰、官兵折三之二、賊勢愈熾、刼持官司、欲取刺所帶
惡少毛於沙浦、甚至又欲世襲峒主、不納王租、一時余侍郎彰
念生靈、遂主招降、併官其子、至今衡湘、痛入骨髓、況據本人供
招所具、又曾兩次謀殺王官、已被拘鎖、令其所管之寨、豈容舊
巢穴、不滿二舍、設或斷蛇不殊、縱虎出押、他日必結連殘黨、倡
開前日所部寨兵、合從而起、其禍有難言者、檢准紹興元年十
一月指揮、凡兵將盜賊、盡屬安撫司、凡樞閤責專消除禍本、千

係甚大其扶如雷見拘鎖衢州土牢聽候所合備錄本人過犯在前欲望鈞旨行下拖（挨）考本人拘鎖原案將扶如雷真決刺配永鎖土牢將原冐受告身追毁徑關樞密院照會非特可警贓貪抑使雀萑餘孼（孽）亦受招携之恩者皆將有所忌憚矣為不義申知院大使行府伏乞鈞旨施行後准大使行府劄本司差人管押扶如雷赴（挨）大使行府從所申事理施行遂差彭超恭管押扶如雷解扶大使行府去後准劄下照得扶如雷頃者父子怨撲邀求官爵既登仕籍長惡不悛流毒於民其實蹟見於憲司所申勘招不誣贓滿配流實當但以其曾忝一命姑從

求減決遣拘繫免役出貽害善良且使其徒知有三尺已取上扶如甫送湖南周路鈐決軍杖一百拘鎖飛虎寨求不疎放并關樞院照應施行非得朝旨不許疎放庶免使復出為惡劉下湖南安撫大使及潭州各照應及本司照會、

對移

對移貪吏　蔡久軒

當職到任之初非不知本州貪謬之吏甚多但以州務彫疲儻即見之施行恐見譴責謂不可展布日復一日民怨益深豈所職謂何而可遜避內有饒州推官舒濟蔑視官箴肆為掊克如

本州抛買金銀則每兩自要半錢鈔錨出剩自袖入宅提督酒
庫科取糯米受納受糯米官税之外自取百金以配吏吳傑為
腹心受成其手交通關節略無忌憚未欲案效先牒本州對移
鄱陽縣東尉限一日取遵稟狀申仍追吳傑赴本司仍據告
衙門許被害人陳訴公司已追吳傑赴司押送司理院根勘到
上件情節等呈僉廳官書擬因依欲將吳傑決脊杖七十於原
配州上加剌配一千里照已行準條籍沒家產外餘分受贓人
今取台旨奉允決判照斷候監贓畢日押遣併牒本州照會
對移司理

胡化龍訴趙司理田任已牒本府契勘今胡化龍就哀哭起訴

謂趙司理已田任舉宴相宴且謂化龍之父死事必為其所轉

移無以自伸一命之士持身不謹至為百姓見疾如此尚可以

為獄官乎改對移寧國李縣尉牒府即差人押赴寧國縣任

限一日申違追都吏仍牒府院催勘正圖結照限申不許違延

對移縣丞

巨浸未能生理蕭然為民父母者正當寬之一分却納之苦罰

本司追吏歲暮不解所訴詞人則枷而赴州有人心者如是乎

諸公為邑大夫則至矣獨不為同邑生靈動念乎對移縣丞姑

示薄責必候吏人到司即與復舊併帖縣催追解許慶

對移縣丞

本司追一吏不到、何物縣丞敢爾倨慢、追請縣丞赴司、限一日錫匣、此係本司綱紀所在、於本縣無預、併帖縣績章縣丞司具脚色呈奉台判、朝廷張官置吏、一司有一司之紀綱、尤爲不輕牒本司因朝廷送下名件、內人朱祖榮在縣獄身死、帖縣丞追觧推獄、乃頹然不觧、及本司追丞廳吏、又敢占護、不遣到任、僭幾何時、已冀吏倨上如此、將來狗吏貪殘可知、便合按奏、省親老、且從輕對移本縣縣尉、只令行、

對移贓汚

縣丞身為監官乃與吏作套取財甚至鹽米之類亦責民納錢今見劉仁送獄恐蹤跡敗露乃敢突然申來欲取劉仁下縣可謂很籍無忌憚之甚姑對移本縣主簿仍仰僉廳連呈州院勘到縣丞與劉仁同取受情節其催租一節牒通州請別選委清勤官吏仍嚴與約束毋令擾民限只今申

監稅遷怒不免對移

昨來民部訴趙監稅違法恐嚇取財本司只是帖問今不自反乃遷怒於人張皇擒捉以咆唬（哮）脫漏州判送獄如此則貪吏害民人戶亦不得陳訴監司亦不得問著何物小子乃敢如此除

已一面契勘對移外先牒本州從公行直日排軍呂今追包旺
胡茂赴司繼據所差排軍取到饒州院申准本州押下陳俊包
旺胡茂為趙監稅申陳俊咆哮喧鬨事院司具此體勘未審
已一面申州具解外申本司乞台旨奉台判饒州獄乃朝廷為
民求直之司非為趙監稅報復之地趙監稅律身不嚴以至
包旺胡茂為腹心縱其邀索恐喝取人財物及路見不平令辭
伸訴本司　嘗帖問則未見之施行監稅者懼其事之彰遂與
人之言委曲計會却將所訴一卒併詞人同送咆哮本官送獄
意欲借此以脫二吏之罪抑詞人之口使詞人受苦而二卒苟

免其為計亦甚巧矣憲府豈容貪謬小吏得以行胷臆視
州獄如着肴保私房挾公行私惟其所欲本司姑惟聽之帖州院
候斷遣咆哮罪訖却請解赴本司切待送別獄推勘甚害民
取財之罪又據本州城下商稅務節級陳富教潘馬禄等供狀
訴包贓哮胡茂酷實害衆等事奉台判包贓胡茂乃監稅腹心決
非咆哮者監稅見陳訴者多恣本司追究僣州獄以藏匿之一
則為抗拒本司之訴一則為嫉以告詞人而泄私忿耳由排軍只
令就州獄取上兩名押送南康軍司理院限三日根勘情弊申
仍牒本州照會其南康軍司理院帖內再奉台判請究心推勘

如縱吏受賕，先將本官對移，并據饒州申，已將趙監稅對移本州監押，申乞台照。

繆令

知縣到任以來，畧無善政，大辟刑名公事件件不理，但有縱吏受賕，貪聲載路，百姓章复取經本司陳訴本縣差徐發統領寨兵下鄉，如捕盜賊，寨兵下鄉，法所不許，徐發特本縣一卒，且橫如此，押錄許慶既脅取七百貫矣，而知縣不滿所欲，又將詞人扯毀衣冠，捽拔頭髮，將民詞八十餘紙判送南房，當廳燒毀，此何等繆政。本司兩入錫匣遣許慶，乃橫身庇吏，拒遣不解，何待

吏之犀也本縣受詞必須官紙必責兩券受詞必須傳押亦須定價如不依此並送兩券甚至有宣教紙墨錢縣主坯粉錢會謬無狀一至於此本欲奏劾但對移本州所差權縣丞吳主簿並限一日取遵稟狀

昭雪ョ

縣丞妄供知縣取絹

吳雨巖

行部以洗冤為急民冤尚欲申何況士大夫之冤前胥溪知縣黄轄所因赴上大急毛提刑責其罔衝正欲加罪適值史鄭等妄供本縣絹事謂黄知縣取八十六疋折為陳設遂致信憑

申勑既而黄知縣辨明毛提刑再有一判之失縱黄知縣檢舉發擿鄭勲所供與方迹不同蓋至是則毛提刑已知其風聞之誤矣但黄知縣先賢的嗣具有家法安得此事當職久聞其枉及到信州州院躰决鄭勲適以他事收禁在獄引上取問就令獄官責供知所供則黄知縣未嘗將去安得以竊絹誣之鄭勲等初爲所供乃是盜帽主人怒黄知縣之發覺其鄭勲別犯重罪斷治外黄知縣之寃當與昭雪具申尚書省乞與旌授庶幾凡非明白士夫知所歡

舉留生祠立碑

取悅知縣爲干預公事之地

蔡久軒

卅六二條皆附前禁戒之末

當職所至最嫌舉留之人今日之舉留者即平日之把持縣道者也此狀舉留姓名數中必有譁徒欲取悅知縣爲此殊不知知縣賢否政事美惡有耳目者必能知之何待于此豈識者不過爲譁徒所使耳姑與責戒勵一次仍帖縣具譁徒姓名常

生祠立碑

前政創備荒有德於民甚不過就其節目之未盡者略加討論而變通之但欲扶植其初意俾勿壞何敢掠美於己諸位尚元過訪示以生祠碑刻某無功德於是拜但白不喜諛而已實揣

於心無其實而厭然受其名非所以之福歟者亦得議諸公之
輕於稱美則美者刺之媒也故告劄立碑受賜尤侈使其之爲
政皆自是有加于前則路上行人口是碑雖無碑無祠可也否則
如行人口碑何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二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三

賦役門

財賦

財賦造簿之法

真西山

以上數條皆可采用而欽縣造簿之法尤爲切要蓋簿書乃財賦之根柢財賦之出於簿書猶禾稼之出於田畝也故縣令於簿書當如舉子之治本經近世不然雖秋夏之簿未嘗不置然爲宰者罕會親閱則所用以催科者鄉司之草簿而已彼其平時飛走產錢出入賣弄無所不至若據其草簿以催科則指未

納爲已納已納爲未納皆惟其意所欲官賦之陷失人户之被擾皆由於此若用歙縣之法則各都之納有欠無欠一目瞭然故嘗謂催科之權在已而不在吏則不擾而辦在吏而不在已則擾而不辦蓋謂此也今屬縣財賦之不辦大抵由其不能用歙縣之法故予於此尤惓惓焉

税賦

戒攬户不得過取　胡石壁

當職軫念郡民困於賦斂之重故於去歲秋苗特與減斛面米罷市利錢蓋將以惠服田力穡之農也又慮攬户欺罔愚民仍

前多取，復與立定規約，今除輸官之外，所贏不得過三分，既見之鏤版曉示，又勸各人責甘決配罪狀，付案爲照，三令五申，亦云至矣，意謂幽遠小民，必已俱被其澤，茲因張燈之夕，村夫野老，雜沓戶庭，當職微服詭辭，問所疾苦，言及稅事，莫不蹙然，以悲歎者，一斗納及千六以上，少者亦不在千二以下，參攷衆論，如出一口，若是則攬戶之取盈，不啻加陪於官府矣，何無忌憚之甚，誅之不可勝誅，不誅則無以示戒，合擇其太甚者，懲治一二，以警其餘，魏六乙周七乙，各決脊杖十五，刺配本州，枷項市曹示衆十日，餘人責戒勵一次，仍備榜，

催科

重疊抑勒　蔡久軒

催科固不可緩，然重疊抑勒至再三，民力其何以堪之邪。緣程上舍所訴，始焉輸納，已有李壽親領狀，繼而重疊，不免將田重納，李壽等不容到庫交錢，只還領狀，今又將其僕朱七二枷杖，剝牀及膚，剝膚及骨，可念甚矣。巨浸方退，生理如線，官吏忍魚肉一邑之生靈乎。帖縣且追李壽一名併朱七二賫領批赴司比對，限五日。

縱然催稅無此法　蔡久軒

自信州來者皆言巡檢在彼催稅何待張天驥狀然後知之巡檢催稅固不可更貼就寨催稅有此法乎姦吏與悍卒並同其流毒四出也固宜且照所申幾追候本司按問得實專人追之以來併帖示巡檢

州縣不當勒納預借稅色　　劉後村

當職入信州界鋪寨兵則論縣欠其衣糧都保役人又論縣道勒納預借謂如五年由方夏秋米已交足又借六年之米剝下如此所不忍聞知縣或奮由科第或出於名門豈其見不學道愛人之心哉諒亦迫於州郡期會軍兵糧食之故訪聞預借始

於近年同此郡縣昔何為而有餘今何為而不足任牧養撫字之責者盍於源頭討論一番自州責縣自縣寬民庶幾一郡百姓漸有甦息之望今賢而明者但有嚬蹙歎息諉而闇者又縱姦吏舞智其間如預借稅色既不開具戶眼止據吏貼數科數目抑勒都保必欲如數催到錢物或歸官庫或歸吏手亦何所稽考為百姓與都保者不亦苦哉今雖未能盡革亦須以漸講求牒州帖縣合以牧養撫字為念共議所以寬一分者所論縣吏取乞且帖各縣於被論人內擇其尤甚謂如乾沒百姓都保錢會不以輸官者斷刺一二以謝百姓其贓多者解赴本州扡

行仍榜縣市

州縣催科不許專人　劉後村

通天下使都保耆長催科豈有須用吏卒下鄉之理若有耆保不服差使州縣自合追斷枷項傳郡號令孰敢不畏今州縣皆曰官物不辦因不差專人之故去年祭提刑任內亦禁專人亦自不妨州縣催科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恐有之矣未聞無專人而財用不足也苗絹失陷緣人戶規避詭挾飛走產錢之故今不覈版籍併產稅整理失陷而歸咎於不專人豈不與近日朝廷詔旨臺諫申請背馳乎當職舊曾試邑作郡未嘗專人亦未

嘗關事近日雖連被版曹督責終不肯專人至饒州及徽州南康縱使州縣力能撼搖當職不過歸奉宮觀當職平生無意仕宦決不以浮議輒差專人案牒帖報州縣仍牒諸司

頑户抵負税賦　胡石壁

趙桂等抵負國税數年不納今追到官本合便行勘斷懲一戒百當職又念爾等既爲上户平日在家爲奴僕之所敬畏鄉曲之所仰望若一旦遭撻市曹械繫則自今已後奴僕皆得侮慢之鄉曲皆得欺虐之終身擡頭不起矣當職於百姓身上每事務從寬厚不欲因此事遂生忿嫉之心各人且免勘斷但保三

户長前後爲催納等税錢不到不知是受了幾多剩杖陪了幾多錢財若爾等今日只憑清脫而去略不傷及毫毛則非惟姦民得計國賦益虧而保正户長亦不得喫氣矣案具各鄉欠户姓名錮身趂捧等以次人承引下鄉逐户催追立爲三限每限十日其各人正身並寄收廂房候催足日方與收納本户税如違不到照户長例訊決一則可以少紓户長之勞一則可以薄爲頑户之戒

不許差兵卒下鄉及禁獄羅織　葉提刑筆

縣尉所有獄具畧備問何所用之則本州委之驅催官物專用

以羅織欠戶者也國家憲用保長催稅苗其出違省限亦自有此比較之法未聞使巡尉差兵卒下鄉追捕而佐官輒置枷杖繩索等以威刼之也據縣民黃潑等數狀且有未嘗充攬戶而妄指作攬戶追納官物之詞此尤無狀今時民力亦已困矣催科雖是州縣急務其忍復於法外肆其淫邪在法非州縣而輒置獄若縣令容縱捕盜官置者各杖一百縣尉且罰俸兩月催承吏來牒諸州今後管照條比較若出違省限只令委官一員驅催不許輒委巡尉用兵卒下鄉及禁獄羅織為國家斂怨損本誠非小補

已減放租不應抄估吏人貲產以償其數、　葉提刑等

贛州嘉定十四年旱歉比諸州最甚而減放分數最少、臺臣論列有旨施行今有減放未盡去處仰加寬恤漕倉兩司節節行下而本州竟不肯實減本年苗數僅以十二十三年十縣殘苗塞責已非從實減放矣其事既申朝廷徧報諸司揭示民戶、乃後於守臣將離任之際、再責諸縣嚴催、急於星火、此何理也、諸縣催剥如故、惟信豐寧知縣以撫字為心、不敢奉命、本州遂將縣吏李仲等一十四家抄估貲產以償其數、本州適遇歲惡、視民秦越略無救災恤患之意、已失長民之職、其所施行、又自相

背戾上不有朝廷下不有諸司率意肆行使吏民皆受其禍豈政有甚於此者乎且吏人犯枉法贓或侵盜官物則有估籍之條未聞不催已錮之租而可以抄籍者也況數家非皆當行吏人尤爲濫及無辜近制抄估合申本司審覆本州亦無一字關白是國家法度行於天下而獨不行於贛一郡矣使當時書擬判行等官各已替去不欲槩劾承吏劉輝游文質各脊杖十五配鄰州都吏程侑勘杖一百勒罷牒縣將所估賣到家業錢限一日發下原估官給還買業之人以原業歸其主其已估未賣者並與給還所有已錮之租諸縣並不得再催申朝廷牒轉運

同報諸縣並照會例榜縣市、

受納

革受納弊倖　方秋崖

頗聞諸倉、舊多弊倖、於是民受其病、則苛取並緣、官受其病則濕惡碎雜、徒以左右罔利、而公私俱不便矣、蓋緣受納有官員之弊、有典吏之弊、有攙攬之弊、須至約束、一官員之弊、受納之官、正當以已律人、所謂事例者倖門也、此門一開、則無往而非弊矣、垂涎染指、亦能幾何、而此身亦墮諸吏膠漆之中矣、受制於人、方將畏首畏尾之不暇、豈能鈐束吏姦、蠲革民病、今所委

受納官必能相體不待多言然官員潔身自是革弊之第一義、至於人從亦不可帶入倉門、蓋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弊、除帶兩名輪日當直外、其餘無本州給牌擅入倉門者杖一百編管、

一典吏之弊、倉場受納最苦於群猾打攪、革此弊當先汰去冗雜之人、今再定稅倉專斗一人、斗級一人、並仰都吏保明、如有違犯併坐、都吏諸處衙番並不許作名色取乞、使斗級賠賬、作弊取償、仰斗級陳告、亦準前斷、斗級敢縱容搽攬、亦量與懲責、弄斗斛打虐官害民、究見得實、定行決配、

一搽攬之弊、一應人戶自行輸送、而不付之搽攬之手、在官在

民實爲兩便縱付猾攬則民間爲其賣弄取多餘官司爲其把持入納濕惡任法官員實應納官之物准盜論何況宗室上舍舉職子弟等兜攬官物豪覇倉使官司虛受多量之名民間實受多取之害委爲不便前項人當職並有姓名未欲榜示儻能悛改何幸相安如蹈前非必貽後悔

義米不容蠲除合令照例送納　　胡石壁

義米之增其來已久揆之於法雖非所宜然推原其由亦是因郡計窘縮之故不得已而爲之非皆作法於貪也區廸功之訴於上臺其詞固不可謂之不直但本府兩縣凡有田之家無多

無少皆是如此輸納官司逐年靠定此米以充經常之用一日去此則官吏欠四五月之俸士卒欠四五月之糧不復可以爲州爲太守者雖廉如夷齊循如龔黃亦無緣可以去之非不欲去也蓋以官吏決不可以數月無俸士卒決不可以數月無糧也兩縣之間非無豪富之家非無健訟之人皆俯首帖耳甘心聽命無一人有詞者亦知其勢不得行耳兩縣之人皆無詞而區迪功乃獨有詞何哉本府當來若見得此米當去則當一切蠲除不當獨免區迪功之一家若見得不可去則當條具利害申聞上臺不當泯泯而止免一家而不免兩縣則是放飯流歠

而問無齒決也、有詞者則得免、無詞者則不得免、則是吐剛茹柔、虐煢獨而畏高明也、當官而行當如是乎、當職假守兩年、未嘗分毫過取百姓、官吏士民皆知之、天地神祇與聞之、乃者受納秋苗、藏斛面、米罷市利錢、會無一毫靳惜、使此義未可去、則必不待來年然後已矣、以當職拳拳爲民之心如此、其切至尚不能去、則豈是州郡之重取哉、大桀小桀、固賢者之所不爲、大貉小貉亦賢者之所不能也、本府每歲苗額相近二萬、倉廩之盈虛、固不以一家爲輕重、第一家既免、則人人皆將援例、不從則無以爲詞、從之則無以爲繼、合勒令照衆例送納、所有三年內未

納之米今不欲監賠訪聞其家頗好施舍近見躍龍橋未有屋宇自欲捐金捐廪成此美事若果能如此當以此米為助帖知縣更行勸諭

綱運

綱運所關皆稍火等人作弊　胡石壁

州縣裝發綱米斗斛升合皆有定數縱是東量西折相去亦能幾何皆緣稍火等人侵移偷盜押綱官吏或與通同為姦或不用心照管所以折欠過多且如今此張細王太運載和糴米自新化裝發至潭州交卸以水程計之不過千四五百里溪水泛

漲順流而下、半月可達、何爲六月且日離岸、至七月望日纔到淮、淹滯若是、意果何爲、多爲一日之留、則多作一日之弊、當時官吏亦且聽其所爲、更不催督、豈皆念不到此哉、路上有花并有酒、一程分作兩程行、蓋亦有所利而然也、遂使虧折之數、已居十分之二、千里之程、半月之内、其弊已如此、若更遠於此、迨至於淮船空載月明歸矣、儻或佚罰、則自此人人是則是傚、將吏人既已均陪、船户各決脊杖十五、配本州、

差役

比並白脚之高産者差役　　范西堂

差役之法先從白脚自有專條斷春守義坊缺役自去年三月
定差至今年五月案察猶未結絕據所追到通計八名内張世
昌産錢三十六貫明現産錢二十四貫謝通産錢一十七貫係
是白脚合與比並差充其餘如張子高如明球如陳文蔚如明
琦如明珍物力雖有厚薄歇役雖有淺深既無倍法豈宜追逮
今長轄供牽遷延逾歲託無定說及送獄司責據呈上明現情
願承認衆户各有陪貼外條法而用己意獄吏之私夫豈可從
且三名白脚其體一同捨産錢三十六貫而差及二十四貫雖
便强認烏能絶詞抵照案牘初據張世昌所供本户昔嘗出産

與鮑通阿蔡未曾過割取到合狀乞爲照行出業與人所幹何
當宜至臨役方退產錢自是不可憑使又據許通所供明現鄭
次置到蔡海鄭汝賢產業不行收入縱或有之未至便在張世
昌之上且無實跡只憑虛詞尤不可信此項須待張世昌執役
年滿明謝比較當差方合窮究何至以此預爲遷延且縣有版
籍一年戶口之所從考不與服使反滋煩訟何以籍爲又觀定
役之初鄉司具帳乃於張世昌名下朱批稅色曰十三年夏殺
即此一節已見爲欺知縣批判國家正法保長不理此小役不
折太役之法也洞燭吏姦夫豈無見儻執此說久而不移張之

入役已及滿替豈容至今尚爾終訟張因此得計從而入詞又謂產錢雖有高下役之先後遞此定差初不曾有山園田湖之分此說尤爲枝蔓使州判狀謂張世昌所管之湖既是已業豈得妄稱浮產送縣此並可謂允當大抵一鄉役次鄉司待案發察知之不便從公與之定差蓋欲走弄以其私追逮一人則有一人之費不伐其謀何憚不爲今勒令當廳供合差姓名一人鄉司伍璉役案許壽咸以張世昌爲首既有定見何不就本縣保明直至倅廳方可從實自當懲斷且以今來所供不致面謾姑與從恕摧司成冲在獄鞫勘既不曾究竟明現陞進產業實

計若干平白勒令承認又取得陳文蔚三人出錢陪貼文狀以此具呈不知用何役法杏合懲斷以合充人張世昌原不曾預禁只據送獄三人却不在明現之先又非與成冲之罪惟與押承行明有知縣書判喚上張世昌隨司非不分曉本案即不曾行移本人即不曾到官始終計屬意不難見罪當勘杖夫復何說且免追上聽本縣自作施行張世昌勘下杖一百押赴蘄春縣日下着役如更敢拒頑就行申解照斷

倍役之法　范西堂

準倍役法税錢一倍歇役十年税錢兩倍歇役八年税錢三倍

歇役六年並理爲白腳張茂兄弟三人有母在堂產錢共計五十一貫未應均分合作一戶不可謂未應充保正然保內有張法政產錢四百十六貫有鄧汝賢產錢二百四十貫較之張茂產錢一係四倍一係八倍又各歇役十年已上今張法政鄧汝賢兩戶比較張法政執役在嘉定七年鄧汝賢執役在嘉定元年鄧汝賢歇在先而張法政未及一倍難用倍法合告示鄧汝賢先充次及張法政又次及張茂本里保正只差一人今乃三名並追顯是賣弄鄉司役案合從杖六十牒縣施行

父母服闋合用析戶

准法父母服闋合用析戶輪差役色合從煙爨載在令甲照如日星州縣官司所當謹守今來劉孟父母俱亡服闋年深兄弟五人內二弟破產見無寸土其餘三名亦已分析各有關書鄉司爲姦不與關戶宋良肱見居石佛煙爨保分自有役次岐陂田業係是寄產不應入帳若欲捨煙爨而用產業祖宗役法自是可廢兩名充役俱爲未當縱已定差爲得無詞今勘鄉司供具本里合充一人姓名責據保明謂是宋天啓產錢一百二十四貫歇役十七年與前來所差兩名殊爲不合顯是姦欺勘杖六十牒本縣告示如更有詞併鄉司申解以憑根究宋良肱既

自戶，又敢存留祖名，輙爲詭挾，勘下杖六十，併劉益押赴主簿廳，當開者析而爲三，當併者合而爲一，取已開併狀回申。

以宗女夫蓋役

范西堂

照對差役之法，以白脚今立作趙八郡主，幷爲百戶，知縣定差，謂是婦人從夫，若欲以宗女蓋蔽編民戶役，世無此條，不可謂之非通曉役法者。其後趙氏陳訴，衛録提刑司行下，間立女之撫恤孤遺之文，意在脫免，尋送法司具條，已爲無義，寡支並緣此意，便欲轉移，當趙氏未嫁鄭讜之時，孤遺固當念，女戶固當立，今既從夫，其戶猶是趙八郡主，其意猶欲官司恤孤，不知所

嫁之夫將爲何用不審所具之法引用何條其後又曰鄭謙住在廣濟難以差應人在廣濟田在蘄春役隨田充又何難差之有果如此說外寄產役皆不可得而及矣此非鄉司役案之姦而何役法不憑而以提刑行下爲憑知縣不當而以吏人立說爲當事之倒置未有若是之甚者孫法迎已充析生役次陳文彬已經知縣監分各爲都戶如故本廳去冬遍牒五邑取鄉司知委分析收退各要分明繳狀回申已行遵稟今索到差帳循作一戶具呈可見姦猾鄉司役案各從杖一百備牒照知縣初判施行限十日如鄭謙有詞解上先行撥斷仍押鄉司下主簿

應限一日將兩戶開析

借名避役　　蔡久軒

始借趙姓詭名以避役今為趙杙夫所奪亦所自取無足憫者牒軍催已斷因依申

限田

限田外合計產應役　　闕宰增

陳坦父鈴幹官承議郎即非自權科第已承父朝散大夫蔭朝散四子身後職半其三子各已於田外計產應役陳坦祖官高於其父父官亦是承蔭照條止得從一高者今紐計本縣產錢

見在一十四貫有餘若以每畝產錢十文爲率亦計有田一千餘畝本都產錢無有高於此者合從條制應役范岩受囑輙與單稱勝榮產錢不應收併可見欺罔王昌老所糾允當兼陳坦產錢比之已有四倍更有何詞案從條告示陳坦應役

父官雖卑於祖祖子孫衆而父只一子即合從父限田法　擬筆

限田官品當從一高蓋使從其優也若曾高官品分衆子孫視其父所得之限爲多則固當從高若曾高與祖官品雖高而子孫已衆以分法計之所得不多而其父之官雖卑於祖所得之

限差勝、則卻應用父之限、若使必用其祖而置其父勿論、則祖是七品而有五子、父是九品而只一子、其父所得限田乃皆無用、今陳某之祖官六品、合得田二十五頃、而有四子、亡歿減半、四子分之、每人合得三頃有零、其父雖是七品、卻自合得二十頃、亡歿減半、猶合得十頃、所謂蔭補、若原非七色補官、合用官品、而實與自擢科第一般、特原是七色非泛而奏補子孫、則不可比科第者爾、本縣若必欲陳某以祖官品分析限田爲當役、則固未可、但卻有所當契勘、陳某之父凡有幾子、陳某若有兄弟、合用分法、則限田又自無多、兼本縣但均其產以爲十頃有

餘而不曾明行勘會田産實有若干贍塋之田固不應許出其
他山林之類皆有比折法十四貫之産錢決不止於百畝之産
明矣此項最爲的實而本縣未曾着實根究遂使頑者得以爲
詞兩爭人並知在帖縣限十日監鄉司從實根究要見陳某自
今見管佃田畝若干或用産錢比筭亦合照鄉例從實指定無
容鄉司巧行賣弄仍請下鄉保係勘會陳某有無兄弟逐一具
申以憑施行

申發干照　　　建陽丞

準使帖追究鄉司及勘會耆保見得陳鈐幹只有分跂所管田

產除在外州縣以勘當本縣見管產錢簿籍者計八貫五百一十六文又有諸里烝嘗六貫一百四十七文又一項崇正里九百三十三文通計一十五貫六百三十三文本府及諸縣官民所立烝嘗無如此之盛者其為詭立可見今據陳某之子陳鍇供稱烝嘗見有支書係作四分則陳某一分亦自見管產錢一貫八百文况彼三分或居外州其田並已倍併入陳某之家見收租管業緣產錢視田美惡多寡不等合遵照使判畫索陳某干照計算頃畝其陳某復乃推稱原契等並發上提舉司致無可憑計筭及得以此回敵官司今使限已過合先具此因依申

乞使臺照陳某就索原發去契書送還僉廳就追所隸鄉司江壬見在本府銷註一併計算聽從明斷施行見索到丞嘗砧基簿并支書各一本又正契一十九道隨狀申發取自指揮

章都運台判

本司再檢照昨據建陽縣丞申索到本縣王某糾論陳某爭役案連及陳承議一宗告勑批書分析田業干照發送法司檢坐條令及畫宗枝圖看詳照得陳微猷生四子陳優道父承議居其長有官乾道六年任成都府鈐轄自將田業經官起立鈐幹為戶至乾道八年三弟分擘祖業析居各以其祖經界立為戶

籍干照分明淳祐六年陳履道父轉官承議郎任福州侯官知縣以此考之則是陳承議生前自用己官立户至轉官承議已經九年即與三承無官用祖爲户事體不同當縣先來以其三房限田過滿各差應役獨承議一位應得見存官品於法聽免其理甚當爲承議之子者應父之蔭承父之産止應得七品官限田身後減半格法外有田業即合充役今據追到鄉司江壬所供紐計田畝方及八頃二分以法揆之實未出限田之數本縣令其應役委是不公所有見爭入王昌老當來已係知佐擬懲選差合該入役名次却將限田未滿入妄行糾論究其詞説

六狀校妄引援不合人情顯是健訟理合照條斷治且與押下本縣照原擬差定監勒日下入役如再妄生詞說別有施行江壬受囑將陳復道戶下產錢以十丈絕爲一畝委是違法決脊杖二十配處州

走弄產錢之弊　　入境

當職昨來定差石才承替第九都周資謀役次其石才不肯責認入役致衆縣衙再委勘定令契勘石才所以不肯責認入役之由其意盖謂義役關約都例產錢至一貫者合當充役本都戶稅數計一千一百六十三文昨將原買來陳某土名某處田

若干畝賣與韓伯玉欲得除豁此項產錢則戶下稅數不及都
例庶幾可以苟免應役然拖照當來陳其實計產錢一百八十
一文今賣與韓伯玉契內具載產數乃謂二百七十三文及至
到官供責又謂三百餘文其産數之不同也如此所賣韓伯玉
田契內具載實約價錢二百五十貫續後鄧次供責或謂得價
錢二百二十貫後謂得價錢二百二十貫是其貫之不同也如此
原價韓伯玉田契內具載成契之日係是嘉定九年五月而耕
責在寨乃謂嘉定九年七月其成契月分之不同也又如此及
據王珍狀陳韓伯玉係娶潘氏其賣田契內具載代書潘子仁

乃石才之妻黨為才者周夢德乃石才之女婿合是數端論之則石才意在隱寄產錢規避糧役遂與其親為通同作弊以至弄巧成拙每出賣與產錢價貫之數目與夫賣買成契之月分往往差舛不相照應官司何以信憑縣緣在法不許臨役推割今石才既是出賣田業隔年五月成契自合於當秋照契除割產錢顧乃拖延至次年周資謀役次垂滿之時始入狀推割及招王珍論破又乃於款詞之中有朱脚白脚之辨意欲官司勒令王珍先次入役殊不知有差役有義役二者事體不同兩下既皆係義役之數則鬮約一定悉當遵守而石才則原初供吐

亦既明言本都續入義役人王珍則是兩下皆係義役之數目自合以排定名次論不當以產錢高下朱腳白腳論設從石才之賣田也果是正行交易除豁產錢一百十一文外其戶下税數不及都例者亦僅十數文耳官司定差不應若是纖悉而況其所爭事理有如此前數之可疑者乎定驗至此目今石才合當充應更取自台旨

產錢比白腳一倍歇後十年理爲白腳

照對在法充役人戶物力比未役白腳之家如增及一倍歇後十年理爲白腳此其爲法踈數得中極爲公當今來第十五都

保正熊俊英滿咨縣司差熊澗充應其熊澗雖是白脚戶下稅錢見計三貫二百四文不肯承充遂經使府論訴發帖送本廳定差今拖照熊澗詞內所糾論者凡六人曰熊俊又俊民曰張師說師華曰師承之塈之當追上各人當廳看驗及喚鄉司堕坦根刷每戶即日稅數并歇役年分參稽互考得見熊俊又俊民皆年未及令不應差充昨來官司依條免放仍給憑由與之為照分明其張師說師華見立張聚戶本戶稅數雖高於聚戶然近於嘉定五年祇應本都保正歇役未久兼有少丁寡婦尚未分煙析業亦不應差充外有師承之一戶稅錢計七貫六百

又有零較之熊瀾稅數則不啻一倍又昨於紹熙年間應役一次歇役已經二十餘年參之物力增及一倍歇役十年理為白脚之法則亦不啻一倍矣以人情法意論之合當差師承之充應目今役次竊見熊俊共替役日久本都事件並是差毗保幹辦殊費貲力仰師承之日下即便入役不得妄有推托如再妄狀遷延以致本都事件無得了絕官司當重作施行令備申使府取指揮

乞用限田免役　范西堂

準法品官限田合照原立限田條格減半與免差役其死亡之

役承蔭人許用生前曾任官品格與減半置田如子孫分析不
以戶數多寡通計不許過減半之數謂如生前曾任一品官許
置田五十頃死亡之後子孫蔭嫡合減半置田二十五頃如諸
子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計共不得過減半二十五頃之數
仍於分書并砧基簿內分明該說父祖官品并本戶合置限田
數目今來析作幾戶每戶各合限田若干日後諸孫分析依前
開說曾玄孫准此並要開具田段畝步并坐落州縣鄉村去處
如遇差役即齎出照驗免役若分書并砧基簿內不曾開說並
不在免役之限緣品官之家有於一州管下諸縣皆置田產切

慮重疊免役，合令連狀自行指定就一縣用限田免役，其餘數目只別縣田產並同編戶，餘官品依此。永州黃知府任朝奉大夫，係從六品，合占限田二十五頃，死後半之，計一十二頃半，知府五子，每位二頃半。四子受澤，獨陞一位無官，今首澤黃侍郎大夫註指爲黃陞產業，有役錢一貫四百三十六文，若以朝奉五子之一所占，合免差役，欲據所責到干照，有侍郎告軸而無分關於簿書，有知府戶數而無本位受分干照，今以侍郎直下無官而侍郎限田盡以承占，於法有違，若以爲知府第五子，合占朝奉五分之一，則註名侍郎無以爲證，況本都役次最狹，

縣政以來、無可選差、每歲催科、不過勒鄉司代承、吏革利於下鄉、通同作弊、不復考究、又黄侍郎諸位並居城內、戶籍臨川兩縣、稅錢尤難稽考、侍郎之後、子孫分析、不知其爲幾位、儻無關書、斷然難憑、先與知在、如賞到分關明白、見得侍郎大夫位眾是知府幼子、知府入户契書、果是本位受分、自合從條照免、適直知縣既已充役、必是別位、難以歸併、仍給斷由、

歸併黄知府三位子户

黄知府以朝奉大夫知筠州所立契書、曰縣丞、曰知縣、曰通判、皆知府所歷之任、曰縣尉、曰主簿、曰將仕、皆知府所生之子、其

實一戶、參對干照、並有可考。今雖不存、其幹人任慶乃言本官見今義居、不曾分析、然拖照省簿、有黃知府大夫位、有黃通判朝奉位、又有黃朝議而指爲縣尉位、一家而三戶、乃曰義居、無乃不可、稅錢共計四貫三百五十、合併而爲一、並作知府大夫位、又准淳朝奉大夫係是正郎、爲從六品、可占限田二十五頃、死後半之、計十二頃半、以本鄉則例中等每頃五百四十五文、十二頃半、共計七貫五百三十三文、今所有稅錢合在限田之內、責狀歸併、作一戶送納、干照當廳責付交領、仍給斷由、

贍墳田無免役之例

范西堂

拖照省簿樂侍郎户有税錢一貫七百七十二文並無告勅砧基簿書可以稽考崇仁樂侍郎生於南唐仕於國初今不見得子孫分作幾位每位合占限田若干仍省簿內税錢是與不是樂侍郎宅産業雖據賫出官司文榜係樂侍郎撥作贍墳田産每年付安原東林鍾山三寺主管然律之敕法難以此免合監充今年六都税長先與召保如將來有分明干照見得合在限田之內却與施行

須憑簿開析産錢分曉　范西堂

王鉅到縣亦賫出慶遠軍承宣使告勅呈驗非不明白若論限

田合照免然承宣乃紹興巳前人物即不見得承宣之後今有幾位限田合占若干儻非砧基簿書開析分曉難以照使准法應官户子孫不於砧基簿分明聲說並不理役正所以防民之姦當職嘗於本户點下以次人吳信户計税錢二百三十八文當聽比較而吳信不服只得告示承充若顯夸一鄉凡有告勑便作官户照免役法不可得而行版籍不可得而正并繳原判回申乞行照會

使州判下王鉅狀　　范西堂

照對王鉅初狀元准台判齊到慶遠軍承宣告勑呈訖送縣照

係限田法行已於十月十六日回申訖王承宣係在紹興已前若無分關簿書不見得自今見有幾位合限田若干如二十四都王承宣户有稅錢兩貫八百文作幹人汪源貫出承宣孫武翼郎告呈上已照條從限田免差訖今二十三都乃是王承宣贍墳莊豈得謂别無田產更將承宣告勅影占行使若無分關簿書實難照應況本都省簿並是城中寄居産業無非立為官户尤難一例免差合具本都役帳中上如其他官户亦有合充或案吏鄉司所具不實乞勸王鉅供出一名以憑追斷儀所差不當却當根究施行

白關難憑

準役法應官戶免役並要於分書前該載其官原占限田之數今是幾代合得若干子孫以曾玄各要開析如分書不曾該載並不理為官戶劉儒宗所賫從義郎告係是紹興三十一年自從義至儒宗不知幾代合占幾畝並無可考又不知從義告是與不是儒宗之祖在法分書不載不理官戶正防此偽冒今儒宗賫到白關兩本意在〻〻使充為欺詐本戶產錢五百餘貫聽從脫免却以貧民下戶充應殊失朝廷立法之意押下本都着役更敢抵頑解上鄉斷

限田論官品

范西堂

照對本縣顏秀一鄉共計七都相去城闕纔十五里無非在城寄產省簿立戶並有官稱無一編民自前七都之內考之前官悉無可差之役所有催科或勸鄉司代承或差專人追上付之鄉司則官物侵欺責專人則鄉鄰搔動且所居人戶咸在臺府之側役一及之群然而訟朝發暮至縣吏束手莫敢誰何甚而貧民下戶稅纔滿百便使承認役未終更家本用蕩尤爲可念此一鄉之宿弊凡一二十年未有能正其名者徃歲到官之初嘗取版籍遂一考覈其間真僞相半而實有憑可以免役者無

幾宗上干照從條參對而七都之役三歲無缺劉知府戶計税錢一貫六百文合充今年役長昨據陳訴雖嘗曾出告勅而無分關簿書即不見得所置田產是與不是劉知府正派再世無叔伯將何所憑三傳爲的孫亦何所考儻執一告便可立戶纔傾一戶便可免役是族人之有官品同宗皆可影占父祖之有限田子孫皆可互使朝廷役法何所適從准乾道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勅品官限田照應原立限田格條減半與免差役其死亡之後承蔭之人許用生前曾任官品格與減半置田如子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計不許過減半之數 謂生前曾任一品

官許置田五十頃死亡之後子孫義居合減半置田二十五頃如諸孫分析不以戶數多寡通共不得過所減半二十五頃之數仍於分書并砧基簿內分明該說父祖官品并本戶合置限田數目今來析作幾戶每戶各有限田若干自後諸孫分析依前開說曾玄孫准此仍要開具田段畝步并坐落州縣鄉村去處如遇差役即賫出照免若分書并砧基簿書不曾開說不在免役之限劉知府新婦李氏據稱係是三代之孫傍無叔伯若果是如所訴自當照免豈致更令上項臺府今無片紙可照但執一告擬之後法實不可行又如其他州縣之有田與否姑示

暇論況頡秀一鄉七都之役凡當定差悉用此例積年僞冒一無所逃當劉知府初差之時亦非不聽從理爲官户但追到幹人鄧榮干照累日無之情願承認只合照行今若獨令一人倖免七都見充計一十四人其爲官户而前此不差者居十之九咸有詞訴無後寧時合繳原判回申提舉使臺照會如本户續賫到干照合該覽見行限田免役法自當照應施行

提舉再判下乞照限田免役狀　范西堂

照對本縣惠安頡秀兩鄉原係臨川續行撥隸去城繞一二十里所有田業無非城中寄產俗號官稱其內十餘都皆二三十

年間無可差之役間有小民稅纔滿百斛文户長役滿而稅與之俱亡其禍慘甚以故小民或有丘角之田爭相求售無敢存留否則必官户之幹人或其宗族親戚並緣假借以冒影占縣司未嘗有敢定差纔或取會保執告勅而來無能辨其偽者自前所鄉催科皆勸鄉司爲之代其鄉司者亦樂爲之互相表裏名有代役之者實滋舞弄之姦非惟所催官物許冒入已而省簿姓名半入逃亡此弊相傳已非一日本職交割之後悉取在城寄莊官户無問故家見存具申臺府遂一宗上律之役法一例定差除實有干照見得所立官户委合限田之制所占限田

並是本户之産給據照免餘當與編户同又以各都稅錢鼠尾排定自多及少次第告示兩年以來昔未嘗充而今已充應者凡三十五家其餘合充而點差未到者亦不下數十户僅役法所戰堅守而行之自是以後不患無可差之役劉知府無分關于照而徒執紹興年間告勑以免役彼但知告不限乎年之久近都不思準例斬於孫之曾玄其間分析又以限田而均于承分之人位有多寡限亦如之豈容執知府一告而曰子曰孫皆出吴驗便可影占未差之前會與不曾充役積照自前影占如劉知府而今已入役者三十五家或是已替或是見充各具于

後如樂侍郎一戶則呂史者生於南唐仕於國初越今幾三百年猶以侍郎立戶以侍郎免役此本戶之舊猶有可言若素無官品平白起立計囑他人與之承認例占限田亦甚無謂萬一所差只劉知府一人姑與之免不妨從厚今經陳訴者乃合城中而為之謀彼以數十年無役之家悉入差帳咸欲起而爭之始以一人嘗試其姦設或中有群然胥傚已差者利其後見役者覬其免未差者執其例何特劉知府一家而已再具申照會

限田外合同編戶差役

范西堂

往法權六曹侍郎係四品合占限田三十五頃死後半之計一十七頃半以六等田紐筭合計税錢一十四貫文李侍郎四子每位計占税錢三貫五百文今長位又分作二分合占一貫七百五十文施照省簿各有税錢三貫一百八十九文除限田一貫七百五十文外尚計一貫四百三十文合同編户差役臨川有說姑置勿論先與招保聽具帳呈若以他位有官欲遮作一位免役邦無此法

本縣一都見缺保正鄉司役案保明董世昌及出引告示又據本人糾論黃監税契勘黃監税原是文學出身見任常州税務

今年四月、已書三考、合係落權理爲官戶、但九品當占限田五頃、算計稅錢四貫、今黃監稅錢

餘錢兩貫九百文、

合同編戶差科、董世昌戶、計稅錢兩貫三百文、若以稅錢多寡、黃監稅在上、然董世昌折生白腳、其黃監稅原充大役、尚是庚申辛酉年分、亦計二十餘年、備兩詞申審提舉使臺、欲乞指定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有告勑無分書難用限田之法

俞嗣古嗣先、係是尚書之後、累世承蔭、皆有告勑可攷、不得謂之非官戶、但據呈驗、徒有告勑、而無分書、即不見得今去有蔭

之祖係是幾代析免役之户係是幾位律之於法已自難行且以畫到宗枝賫出告敕為據末後一祖雖是朝散郎可為正七品若論限田子孫減半亦在十頃之内然所出告敕俱是宣和五年至今百有餘歲豈復更有限田可占若是上此告而可以免差凡祖宗朝會有官品者皆可謂之官户皆可用之以免役法遂可廢前此作縣不與究竟但據鄉司是帳具作官户便置勿論積年姦欺習以為常不知役法自有成說押下本縣從條定差但嗣先兄弟两人父既久喪母將服闋便令析分於法未可且充都户恐成頡頏併合告示嗣古先充都理作析生役者一

文事門

學校

學舍之士不應耕佃正將職田　胡石壁

掌計之為人賢否固未可知但李癸發衣儒衣冠名在學籍而乃耕佃正將職田則是以學校之士子而作正將之莊佃也何無廉耻如此邪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之滕猶為之詆孟子猶深闢之樊遲請學稼孔子猶不許之學者學為孔孟者也李癸發所學果安在哉且其言曰劉掌計所以罷其供者只欲使其僥倖預貢無由沾丐學中分送之錢此言尤為鄙陋

國家大比興賢能所望於諸生果何事而今其所志乃在於得錢而已何其言之不作也鳴鼓攻之不亦宜乎牒學照會

學官不當私受民獻　方秋崖

蕭張之訟因固未知其孰是非也然以人情度之一番爲瞞昧則錢沒官業還主張氏何爲不能訟之官而遽獻之學邪是必有故矣學官不問其是非而私受之漕使所謂質之天于辭受之義而安者其果安乎所在田訟閒有官斷決沒官而隸之學者矣未聞學官受民所獻而不經有司者也以師儒之官而行有司之事以禮義之地而受獻納之田盍亦自反矣今漕臺追

秉文案乃但以學司一狀解來意者為此則可謂其非邪且據學司狀具檢申解

州學所塑陸文安公[illegible]　葉提刑筆

以德詔爵備之等列本為生者設近世亦有死後追封之制然與謚法自不相關謚法起於周人以諱事神生名之死諱之必有以易其所稱故節以一惠（德）取其行之大者而為之謚耳於爵無干也今據彭學諭繳到簡子大紙乃謂得謚者皆稱公則是公爵欲用冕服加之文安之塑像若爾則當璪九旒服九章今朝廷賜謚不賜爵也生六品服死而以是加之使文安有知

其肯當否且所稱公者如温國文正公荊國文公之類有公爵而稱公者也如胡文定朱文公之類無公爵而亦稱公者蓋尊稱之耳公者男子之尊稱子者男子之通稱如古之大夫文子武子正惠文子之類豈皆子爵邪今所塑文安像冥用銀緋如羅主簿之議最爲愜當切不可用冕旒如彭學諭所云深恐貽笑識者他日像成難改也帖報王簿仍請備榜訓諭

書院

白鹿書院田　　蔡久軒

判府秘書宗丞吏部銳一新書堂而去其弊其志立矣此非擴

身任從者不能如豈特書堂之幸亦吾黨之幸官獎之多自不待言但東原一座自湯國正呂教授經理之後僉論以為此座之一柰洞志碑基數目該載明甚此一項委是白剳譏誣若不為之辨明則豈惟呂教授受終身之謗而湯國正受此誣玷亦必不瞑目於地下牒氣僉聽如此項信及則已如信不及乞只遣此項案牘來本司點對本司亦不敢不盡其心

又判

本軍教授所申已為詳盡此座創置年深田鄰豪户日朘月削包占入已不復可究詰向來呂府教山長下庄契勘之時已覺

爲人侵占則其流弊蓋非一日矣方判府秘書生與文公同鄉學與文公同道心以文公爲念所以拳拳於白鹿書院之田產必欲復前日之原額者豈有他哉不過爲文公主張道塲不堪文公捐俸所置之田爲外人侵蝕而已學田之多寡於方秘書何增損哉施行之間方喜有叙而群疑並興紛不可解信乎任事防弊之難也既是衆議以爲不可不若姑仍舊額相忘於無事况今教授所增不過二十五碩於書院初無廖補異時寺僧佃人紛紛退佃徒費官司區處非所以重書院也案給據付師

喧仰依常年自出穀種療當歲入米二百四十碩其方秘書任

內所撥之穀悉歸之本軍牒本軍本學書院照會、

祠堂

朱文公祠堂　　蔡文軒

朱文公有言書堂固欲速就然當使伯夷築之乃佳耳若是贓罰非義之財恐亦非文公所欲令佐知所先務能以教化爲急甚爲可嘉照擬帖縣尉、

洪端明平齋祠　　蔡文軒

竊見故忠文端明平齋洪公文學行誼照映當代蓍龜今茲是邦淑艾後學沾丐維多敬仰高風烱然在目所宜立祠學宮與

請賢分席合侑，以示盛德必祀之歆，以迪多士興善之心。牒州委官計置，仍牒請胡兼僉提督，本司助十七界官會二百千。

科舉

户貫不明不應收試

胡石壁

本府昨於六月十八日據鄧杰等狀，乞行收試，稱是三代居于邵陽之三溪，當職心竊疑之，遂判，公既是三世居于是邦，則就試已非一次，何爲今日始有詞？尋據所供，謂自高祖以來，惟務耕稼，至諸父始讀書，應舉於嘉泰年間，嘗因就試，爲士友所攻，遂經漕臺蒙判下本府收試，後以疾病喪服相仍，所以蹉跌至

今當職後判云豈有四十餘年之久皆是居喪養病之日伯叔兄弟之衆皆是居喪養病之人此說不通送學保明未幾在學諸生與兩邑之士皆群然入詞攻其妄冒而鄧杰又復陳請不已本府以科舉事重阻其来則恐絶其功名之路情實可憐容其来則又真偽特未可知恐激場屋之鬧遂委曲諭之今其詣漕臺經陳行下潭州勘會累科曾與不曾用湘鄉戶貫赴舉及有無舉在本縣如果非湘鄉人即乞行下收試如此則他人不得以拒矣此六月二十六日所判也鄧杰若自反而縮一鬧此言自合戴星而往即日投詞自臺而州自州而縣不過兼旬可

以畢竟今從漕使所判之狀乃是八月初六日所陳不知鄧杰四十日所幹何事狀中所乞並不曾言及下潭州及湘鄉縣勘會一節但乞行下本府照縣官保正鄉司勘會收試此必於中有礙所以故作遷延之意謂迫試期而行下則本府自不容不違牽殊不思戶籍既未明非特本府不敢有違條令場屋之士亦決不肯相容犯衆怒而成專欲尤非自身之利且觀其兄弟年甲皆方踰弱冠少遲一科亦未爲晚[illegible]之詞是乃相愛之語門亦仍備士人詞申漕司

士人訟試官有私考校有弊　王實齋

國家三年取士，欲其詳王斷國所係甚重。士子三年應舉，蓋欲
榮身顯親，所係尤重。責惟在太守為監試，當與太守同一體，日
督試官精加考校，豈應催中揭榜拆號，且言一日之責在州府，
豈得如是之寬之腐？試官者方受他人陶鎔，今當陶鎔他人，未
審有何國事放心急欲出院？自八月至今，詞訟交至，不言試官
之有私，則云考校之有弊。試榜未開，而報者紛紛，其所報之人
多與二十七狀內姓名符合。取士如此，何以免鄉邀之疑？何以
免士子之疑？何以免朝廷之疑？何以免天下之疑？今將所申八
十三號，權與封下，仰就所黜卷內，別選二百四十九名，候當職

親刊院日自有區處、

名公書判清明集卷之三